

SKOOB BOOKS LTD. ANTIQUARIAN AND SECOND HAND BOOKSELLERS
15 SICILIAN AVENUE (PEDESTRIAN ARCADE) SOUTH HAMPTON ROAD
LONDON WC1A 2QH. TEL 01-404-3063. OPEN MON-SAT 10-6.30

四用編
書瑣記

洪武
印

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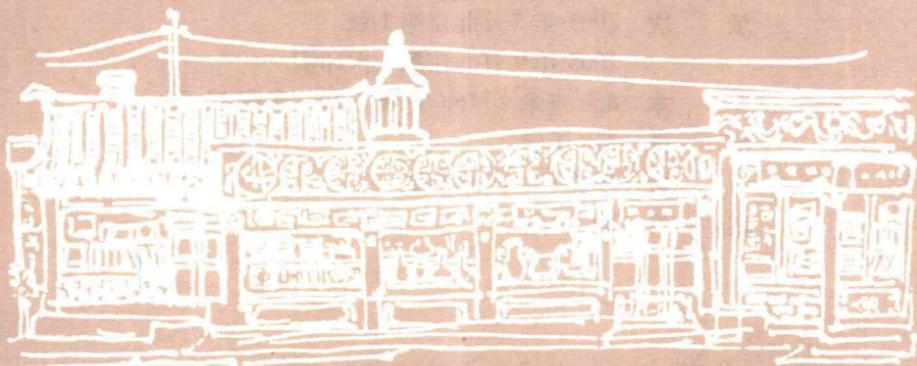
闲趣坊

—

范用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買書瑣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买书琐记/范用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5 (2005.9 重印)
(闲趣坊)
ISBN 7-108-02246-X

I. 买… II. 范…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9601 号

策划编辑 郑 勇

责任编辑 黄大刚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 数 318 千字

印 数 10,001 - 15,000 册

定 价 20.50 元

前　　言

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

上书店，架上桌上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

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河南路。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都是可遇不可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士敏土之图》只印了二百五十本，《引玉集》三百五十本，《海上述林》五百部。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禺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叶灵凤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上面有夏公题词：“游镇江、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叶灵凤）老弟。”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如今都成为我珍本藏书。

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还在当小学生时，我跟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时隔五十多年，他还记得

我，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我写了一篇《买书结缘》讲这件事，现在也印在本书中。

由于有此癖好，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买书琐记》，以贡献于同好。

尽管多方努力，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致函三联书店，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

范用

二〇〇四年五月

目
录

1 前言 范用

上 编

3 买《安龙逸史》(摘录)

鲁 迅

5 厂甸 周作人

9 卖文买书(摘录) 郁达夫

18 旧书铺 茅 盾

22 书 巴 金

25 买书 朱自清

28 买旧书 施蛰存

30 手握旧卷,倍觉情深

冯 至

33	大小书店及其他	谢六逸
36	城隍庙的书市	阿英
44	西门买书记	阿英
47	海上买书记	阿英
55	我爱书店	徐迟
57	买书	叶公超
59	旧书店	叶灵凤
61	香港的旧书市	戴望舒
65	几种版画书	黄裳
72	老板	黄裳
78	琉璃厂	黄裳
85	买书记趣	黄裳
93	读廉价书	汪曾祺
100	旧书寻梦	王辛笛
104	书忆	邓云乡
117	书肆书价杂谈	邓云乡
127	书的梦	孙犁
133	我和书	唐弢
138	由旧书想起的	张中行
142	白门买书记	纪果庵

152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
156	购买西书的回忆	周越然
162	书癖	冯亦代
168	忆武库街	舒 芜
175	恋念生活书店	孙祥元
178	邓之诚先生买书	雷梦水
183	朱自清先生买书记	雷梦水
186	三十年代开封新书业	梁 永
191	买书结缘	范 用
196	我的书摊儿情结	程树榛
200	琅嬛琐记	林 辰
214	访书奇遇	倪墨炎
224	买旧书的又惊又喜	倪墨炎
227	闲话“家珍”	韩 羽
232	琉璃厂寻梦记	姜德明
239	买旧书	钟叔河
243	记北京旧书店	刘自立

249 “文革”中的琉璃厂

王学泰

256 淘书者在路上 李辉

263 四里山与致远书店

汪家明

266 牯岭拾遗 朴子

273 华夏何处觅旧书 宋庆森

下 编

283 卖书 郭沫若

287 东京的书店 周作人

292 神田旧书店 姜德明

295 丸善书店 姜德明

298 天牛书店 田洪宝

302 在京都卖中文书 戴燕

306 三家书店 朱自清

314 觅书偶记 董桥

316 访书小录 董桥

322 伦敦淘书小记 邹海仑

328 也记伦敦淘书 张海晏

336	逛英伦书市有感	田 森
341	旧书一条街	黑 马
344	剑桥一书贾	金耀基
351	淘书剑桥	张和龙
358	书城断忆	洪作稼
365	票友的代价	黑 马
368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
372	巴黎的书摊	戴望舒
378	塞纳河畔的旧书摊	卢 岚
385	纽约的旧书铺	梁实秋
387	曼哈顿书店一景	王 强
390	纽约求书记	梁治平
395	跟书店说再见	程步奎
400	伯克利的书店	喻丽清
403	走马美国书市	亮 轩
410	书店的橱窗	程丹梅
413	俄罗斯访书录	马海甸
418	莫斯科购书记	谢天振
422	记马德里的书市	戴望舒
426	新加坡淘书记	方竟成

上 编

买《安龙逸史》(摘录)

鲁 迅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休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兴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不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

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病后杂谈》）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厂甸

周作人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盒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熟，也只是一个半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葫芦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旧历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慨，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去换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二月十四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

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树阁集》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以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漫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莼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树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库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